

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夜雨秋燈錄 曇花記

曇花本佛國產，放大光明，生自在香，每聞梵唄聲，則婆娑而舞。奈朝開夕落，賦命不長。佛祖慈悲，見之淚下。昔太史戴公督學西秦時，辟門唱名，有七齡童子名節，丫髻纏紅絲，面如玉，提筆囊登階接卷。太史藐其稚，曰：「咄！節院乃文戰之地，非嬰孩跳蕩之區，汝來此何為？」揖而對曰：「童子無知，觀光有志。」曰：「汝能作文乎？若塊然沒字碑，當以夏楚懲汝。」曰：「雖未敢逕奪錦標，亦未必遽撻撲教。」太史頗以為誇。詢廣文，對云：「此兒素有神童之譽，渠父名九如，亦久困童子軍者。」太史疑九如攜來，將賈餘勇，為兒捉刀，乃杜其弊，呼從者送交幕府諸君。及再點，則魚貫中果有九如其人者，年逾不惑，野樸頹唐，一村學究耳。問：「章節汝子耶？」曰：「然。」曰：「如此髫齡，強來作麼生？若露廬山真面目，法不汝容！」九如唯唯以退。院門扃，太史危坐堂皇。過卓午，返內省，甫履闕，即聞童子喧笑聲，與諸老輩辯難聲，且脫帽露頂，榻上翻筋斗為樂。太史驚入，略呵叱，節悚惕，徐起整衣冠，侍而聽教。太史笑云：「吾固知汝不能文也，日移八磚矣，不構思而喧鬧，此豈三家村塾耶？」對曰：「不奉題紙，從何作文？」太史恍然，亦自捧腹，詢諸幕云：「是兒伎倆如何？」僉曰：「敏甚，唯狡獪不受羈勒，然讀書甚熟，百舉而不一遺。」乃授題，與以小几，使坐，並與果餌使餐。節略一顰蹙，即奮管直書，不啻宿構。洋洋灑灑，出色當行。繕就，跪呈其卷云：「童子節，愧少如椽之筆，且為刺促之文，良由時近昏黃，不過免於曳白耳。」太史閱之，擊節者再。適壁上黏《蘭亭》本，拈「此地有崇山峻嶺，茂林修竹」句，命對；對云：「怕你不雕蟲篆刻，斷簡殘篇。」諸幕叫絕。太史佯怒云：「童子亦讀《西廂》耶？」即以句曰：「童子讀西廂。」對云：「大人應東井。」太史色為之霽，指庭樹曰：「老樹千年。」對云：「香曇一現。」太史恐其不祥，然心賞靈慧。適左右舉燭，節將出，因撫其背曰：「好為之。一領青衿，便易子矣。」

節忽顏色慘戚，伏地淚雨，崩角有聲，力辭盛意。太史大詫，問：「汝既高尚，何勞此行？」泣曰：「童子有苦衷，不敢言，言必獲罪戾。」曰：「第言之，無恐。」曰：「父困此有年矣，頃此之來，原冀為椿庭作債，不意隔絕且先獲售，則父於今科固已無望，即下科亦何能為哉？乞錄父而黜節，轉移之德，沒齒不忘！」太史呼九如卷至，則荒率較雛鳳判若天淵矣。因以之示節曰：「汝父文似此，奈何？」節叩不已，太史矜其志，憐其孝，嘉其慧，遂許其請，曰：「冰鑒之明，暫為汝屈。然汝下科必捷，鴻飛不遠矣。」節歡躍再拜而出。

翌晨揭曉，榜首為章節還，亦雋才也。九如則勉附榜末。星輶啟行，諸生走送。九如亦攜節拜車下。太史謂九如曰：「汝之售，汝子所贈也。鴉巢之鳳，豈有種哉！」又詢節曰：「冠軍人汝同宗乎？」曰：「同。」曰：「我行矣，盍以一對送我：章節章節還。」節應聲曰：「呂蒙呂蒙正。」太史顧廣文諸人曰：「能不以此子為無價之寶耶？」旋解襟下佩玉以贈節，曰：「汝第自珍愛，明年今日，當以茂才還汝。此玉即他日券也。」節感激涕零，嗚咽惆悵，視星輶影遠，始隨父而歸。

閱半載，太史忽夢節持曇花冉冉來謝，口吟一絕云：「身本優鉢羅，托身植瑤島。入世償宿逋，曇花依舊好。」迨重蒞是郡，急欲見孺子，而蹤跡杳如。驚詢廣文，廣文命九如自陳。雙淚盈睫，抽泣而對曰：「節兒自承明訓，歸後慘以痘殤。彌留時，堅抱所賜玉佩，遂以為殉。」太史驚惋無既。九如又云：「渠降生時，本夢一老枯禪，手贈曇花而誕，宜其不永也。」太史爽然，始悟昔之聯句可為讖，後之夢返其真耳。乃振腕作《曇花記》，以志其事。

懷儂氏曰：負逋而來，償逋而去，人間佳子弟，莫不云然。獨章氏子，可歎可憐，令人有回也短命之感。慧既非凡，孝尤卓著，曇花之喻，雖想當然語，亦作如是觀也。又棠邑有古梅書院，鄰果老庵，乃唐人附會神仙古蹟。邑宰長公名在，試書院日，少長咸集，中有八歲童子來觀場，長公命對，曰：「梅花果老矣」，即應聲曰：「棠陰長在哉。」長公大喜，呼為千里駒，獎賜極隆，旋亦夭亡，孺林傷悼。